

從游民事工看華人教會參與跨文化宣教

徐立



參與游民事工的弟兄姊妹與德國游民機構的同工合攝

聽說有個老外到中國考察福建省的小學教育發展情況；一大早他就到一個模範小學去參觀。在外面吃完中飯後，回到學校，走過一排教室，他看到幾乎每個教室裏的學生都伏在課桌上，到了校長室，他發現校長也不省人事地伏在辦公桌上。從小在那個環境長大的人，都知道是甚麼一回事，然而，那位老外卻立刻打電話報警，叫了救護車，因為他以為全校師生因為吃了學校提供的午餐而食物中毒，昏倒在課堂裏。

有一回，我們去中南半島探訪宣教士。早上六點不到就聽到外面有很多人在忙的聲音。出去看，才發現是阿卡族的同工買了剛殺的新鮮豬肉回來，正把豬肉敲碎，加上豬血，拌上辣椒粉和香料，這是當地的名菜。看到我們站在邊上，他們很興奮地拿拌好的生豬肉請我吃。按著少數民族的習慣，這道菜只有在招待貴賓時才有。看到他們誠懇的態度，身為「貴賓」，如果不吃，會不會得罪他們呢？唉！他們的好意居然成了我的

難題。

這兩個例子都是文化差異帶來的現象。老外不知道華人有睡午覺的習慣；少數民族不知道他們的山珍美味裏面有很多寄生蟲，很多地方的豬肉不論多麼新鮮，裏面都有寄生蟲；然而，如果我拒絕他們的生豬肉，從當地的文化背景來解讀，是我看不起他們，表示我不屑與他們認同。在那一刻，我該如何才不會得罪他們呢？

調和兩地文化的差異非常不容易。一向住在自己文化環境的人，不會碰到兩種文化帶來的壓力或摩擦。然而，宣教士與教會就不同了，神要信徒把福音傳到地極，給不同的族群，就會面對這方面的張力。比如，海外華人教會通常會傳福音給華人，然而，一旦教會把福音傳給本地人，或傳給吉普賽人，那就是跨文化事工，這時我們一定會碰到跨文化宣教的張力。

甚麼是跨文化的宣教事工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跨文化宣教的定義，以及為甚麼華人教會那麼

難面對跨文化宣教？大多數的華人教會都願意回應耶穌的大使命，把福音傳給不同的族群，然而，因為不知道從哪裏開始投入大使命，我們很難實踐耶穌的要求，因此很容易活在自我的控告裏。

感謝神，祂是沙漠開江河、曠野開道路的神，神知道華人教會的難處。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神的靈帶領柏林華人教會開始了游民事工 (Homeless Ministry)。這篇文章會介紹這項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我們相信同樣的宣教模式也可以用在歐洲面對的難民和羅姆人的宣教事工上。

跨文化宣教

「跨文化宣教」的名詞可能是神學院發明的，但跨文化宣教事蹟在聖經第一本書「創世記」就有記載。聖經的神是宣教的神；從這角度來看，整本聖經都在講宣教，而且是跨文化的宣教。耶穌離開寶座到人間；神要亞伯蘭從當時環境最發達、舒適的吾珥，到陌生的迦南地；使徒行傳第八章耶路撒冷教會的信徒因為羅馬帝國的逼迫被打散到各地去；這些都是跨文化宣教的例子。

既然神是跨文化宣教的神，今天你我從家鄉來到異鄉他地，信了耶穌之後，神期望祂的子民也能投入跨文化宣教。神要我們把福音傳給當地的人，不只是華人，也包括美國人、德國人等其他族群的人，或從各地移徙而來的人如羅姆人。

所以最好的跨文化宣教定義是「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陌生地去」，讓當地的人從我們身上看到神，知道神，而認識神，接受神。

神呼召亞伯蘭出吾珥的事蹟很多人都讀過，故事很精彩，也很懸疑；然而，一個人離開家鄉去陌生地的適應過程，不是那麼容易。他需要面對不同生活水準的適應，就好像一個住慣紐約市的人到撒哈拉沙漠那樣不容易；他需要面對不同的氣候和地理環境，也要適應不同的文化；就好像華人來到歐美會有文化上的衝擊，他需要面對不同的語言、不同族群的人，種種這些適應和學習是很不容易的。海外華人比較能體會跨文化，因為我們都有類似的心路歷程。

這麼說來，或許你會以為海外的華人教會面對跨文化的宣教，要比家鄉的教會容易很多。事實並非如此！來到海外的華人大多數是第一代，在異鄉他地，為生存打拼已經很不容易了，所以，他們對跨文化活動的興趣實在不大。而且，海外的華人教會面對跨文化的宣教有不少難處。

因為民族性保守，海外華人很難跨出自己的文化，很難融入當地的社會。不論到哪裏，華人很難放下自己的文化背景與包袱。我們想吃中國菜，希望聽到鄉音，喜歡活在華人圈裏；我們習慣從中文報紙或網站讀世界新聞，甚至很多華人習慣透過中文管道，瞭解當地發生的事情。所以，雖然人在海外，但華人對當地文化的瞭解，以及對當地社會的參與程度並不高。



預備各樣食物



把食物打包，稍後分發給上百位游民



洗碗、洗杯、把廚房洗乾淨



清理好場地，等待下一批游民進來吃東西

其次，華人的外語能力不足。一般的海外華人都能講當地的語言，但程度一般只停留在能溝通的地步。華人上班族能用當地語言在工作上與同事溝通，也可以上街辦事；華人打工族或許能用所在地的語言與客人或與老闆應對；然而，我們比較難深入本地文化和社會層面，也不容易與本地人打成一片。

華人比較難與當地的游民，或與藍領階層，或與販夫走卒深入打交道，或成為他們的朋友，因為我們對當地語言的能力不夠，對當地文化的涉獵也不深。而且，一般的海外華人教會，在主日聚會時，除了華人，你很少會看到各行各業的本地人在裏面，更難得見到他們成為固定的會友，因為華人教會容易成為離世獨居的宗教團體，容易與當地的社會隔離。

此外，海外華人與當地社會的接觸或參與比較少。因為喜歡活在自己的圈子裏，華人不習慣，也不容易打入當地人的專業圈子；比如，在一般的海外華人教會裏，你很少看到在警界上班的弟兄姐妹，你也不常看到在工廠上班的弟兄，教會裏也不常有在華爾街或金融市場上班的銀行家信徒，而且，你會發現在海外華人教會裏的專科醫生、法官、刑事律師、議員，或在政府機構從政的弟兄姐妹，要比在家鄉的教會少很多。

相比北美的華人教會，歐洲的華人教會對跨文化宣教的參與又有其特殊的難處。大多數的歐洲華人教會都不大，一般都自顧不暇，能顧到自

己教會的運作已經不容易了。所以，教會很難投入宣教，更不可能投入跨文化的宣教。而且，華人教會強調生命，喜歡講屬靈生命的重要性，教會會提供各樣的讀經、靈修生活或事工的訓練，卻很少有實際的宣教行動。其實，信徒的屬靈生命，如果沒有落在行動上，那不能算是成熟的生命。

跨文化宣教需要人力、物力與財力。不論是資助宣教機構，或支持一些宣教士，或培養自己的弟兄姐妹成為宣教士，教會需要有很多的資源。比起北美的華人教會，歐洲華人教會這些方面的能力相對要差很多。而且，很多教會即使有投入大使命的心志，他們也不知道該從哪裏開始。所以，不少有心突破的教會和牧長同工，每次讀到馬太福音二十八18-20就會有被控告的感覺。

種種這些難處導致跨文化宣教成為極少數人能參與的事工。然而，除了鼓勵少數有特別負擔的人，我們需要動員全教會來參與，因為神一切的豐盛和資源都在基督裏，就如歌羅西書二9-10說的「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祂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我們可以從腓立比教會成為保羅宣教的後盾看到這原則的重要性。

教會該如何動員會眾參與跨文化的宣教呢？我們需要改變大家對宣教的看法，因為人的思維模式決定他的行為模式，然而，你我的思維模式很容易



小同工在幫大同工穿上手套



弟兄也來整理碗盤



弟兄勤奮打掃，他想著這是為耶穌做的

形成堅固的思想營壘，而這些思想營壘容易給魔鬼留地步，影響我們的行為。所以，我們的思維模式需要被改變，讓聖靈有更大的空間在教會中運作。

所以，在聖靈帶領之下，經過禱告，也經過執事會的同意，教會使用各樣的管道，透過主日資訊、主日學、博客文章，開始一連串的教導讓會眾的思維模式改變，讓大家瞭解華人不是次等市民，我們也有份可以貢獻當地社會的；而且，信徒需要知道既然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人世間，使我們得到新生命，信祂的人也要能道成肉身進入當地社會，讓其他族群的人得到耶穌。

游民事工的開始

經過一番摸索，在尋求如何能開始跨文化宣教的过程中，神為我們開了道路，教會決定幫助柏林的游民，因為柏林市區裏有上萬個游民。我們原本的游民事工模式是盡能力所及地自己來做，希望以教會現有的餐館福音事工團隊為基礎來開始。然而，同工們很快就發現這種模式的困難度太高，不論是我們的人力、物力，或對德國法律的瞭解，以及我們對游民問題的處理經驗都不足，所以，很容易好心卻做了壞事，也觸犯了當地的法律。

經過禱告之後，我們決定放下自己，與柏林本地的游民事工機構一起配搭來服侍，因為他們很有經驗。柏林的游民服務機構屬於慈善組織，雖然他們有足夠的物力和經驗，但迫切需要人力的支援。他們需要很多義工，然而，在機構裏做事的很多是犯了法被法院送來服勞役的人，他們

的委身度很低。況且，我們與游民機構一起配搭事奉，德語的要求不高，一旦碰到問題游民，或碰到游民之間彼此有打鬧，專業的德國同工會立刻來處理。

就在這種模式之下，帶著「只要付出，不求回報」「生命的見證，比言語更重要」的心態，柏林華人基督教會的弟兄姐妹開始在游民事工機構配搭事奉，神也親自在教會中揀選一大群有心的同工，形成了游民事工團隊。他們的激情與事奉的熱忱，不僅影響了很多德國人，也帶動教會很多弟兄姐妹來參與。

道成肉身

目前，我們配合德國游民機構的需要，每星期三晚上奉獻兩個小時。這當中，有人洗鍋、洗碗、抹地板、洗廁所、整理場地；同時也有一群弟兄姐妹塗抹麵包，預備膳食；還有人去整理社會大眾捐出的衣物，義工需要把衣物裝箱、裝車。只要游民機構有任何的需要，我們都願意做。就這樣，弟兄姐妹道成肉身的事奉中見證福音，也把福音活在世人面前。

游民事工團隊每星期三晚上去事奉之後，會立刻在微信群組上載十幾張現場拍的相片，分享那天的情況。除了相片，同工們也用教會刊物介紹這個事工。以下是其中一篇文章的節錄，作者以問答方式向會眾介紹游民事工。採訪人以「記者」自稱，分享心得的同工以「弟兄」為名。

記者：你每週三在研究室下了班，晚上大



把包裝好的衣物裝上卡車



帶著喜樂的心，把收得的衣物整理打包，然後運送出去



游民機構的負責同工希望我們能多給時間，因為我們的服侍真在好

老遠趕過來參加這個服侍。請問你為甚麼願意做這項事工？

弟兄：我不會為了人情而去參與一項事工。我想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心裏有那份誠意並願意去作。當然，在此項事工上，我沒有其他的顧慮或是阻礙使我不去參與這個服侍。自從教會有意願要為德國柏林的游民送上關懷及溫暖時，我心裏就有些負擔，並且感到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所以，在小組同工分享了游民事工之後，我就答應了同工的邀請參與了這項服侍。我覺得這是一件美事，雖然只是一件小小的美事，但我相信主耶穌會記念所有參與這項事工的弟兄姐妹。

記者：看到你蹲在游民事工機構的廁所裏清理地板，也整理捐獻給游民的衣服，並把那些衣服打包，裝成袋子，運到停在游民食堂邊上的大集裝箱裏，想知道你當時在想些甚麼？

弟兄：當我要去完成一項工作時，我會集中精力去把它做好，我並不會有太多的想法。做好這份不難的事，我所需要的是用心，確保每一大包裝滿東西的袋子的結都打好，使在搬運時不會讓裏面的東西掉出來，就如此簡單。不過，我想要在這裏提一下，你不要忘了還有我們其他的同工，在同一時間內也分擔著清理、打包和搬運的工作，我只是參與了一小部份的工作而已。

看到他們帶著使命和激情為柏林擺上華人的一份力量時，我心中充滿了感恩，我知道他們是神興起的大能子民！這群弟兄姐妹讓周圍的人知道「我們也是柏林人！」「即使我們不能，但神能！」「你會怕，我不敢，他也不能，但我們可以一起去！」這樣的事奉態度感染了整個教會，幾個月下來，越來越多的弟兄姐妹願意每星期奉獻兩小時來回饋社會。

按照德國的法律規定，義工一進到游民機構，就必須穿上工作制服，帶著手套來工作。每次在那裏的事奉，雖然事情繁多，也很忙，但弟

兄姐妹有說有笑，非常敬業的工作態度，深深影響每一位在場的德國同工和游民。很多德國人每天都巴望著星期三的來到，希望能看到華人基督徒義工的出現。

柏林教會的游民事工，每星期三晚上需要五、六位同工；目前我們沒有刻意排班輪流事奉，但每次都有超過10位弟兄姐妹主動參加，這些人當中，除了有各樣年齡層和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參與，還有我們第二代的年青人，甚至有不到12歲的少年人帶著媽媽一起來事奉！那些去過幾次，瞭解游民事工性質和運作的弟兄姐妹，同工就訓練他們成為當天晚上的事工負責人。

在游民機構的事奉過程中，弟兄姐妹們大熱天，帶著衛生手套，在悶熱的房間裏塗麵包，做三明治；大冷天，他們穿著羽絨衣，在漆黑的夜晚站在卡車上把打包好的衣物放在車上；似乎沒有人會記念這些人所做的，然而，我知道他們是有福的，因為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40節說，這些是做在他身上！

最近柏林游民事工機構負責人要求我們考慮每星期多去幾次。其實，重點真不在於我們能去多少次，而是弟兄姐妹在參與的過程中能見證神，同時他們的生命也被神改變。我相信他們的參與和親身體驗，要比事工的本身更重要。我巴不得教會所有的會眾，每年都有機會至少參與一次游民事工，讓他們不僅能體會跨文化宣教，也能對我們所住的城市有實際的回饋。

其實，我們的能力很有限，只能提供「一口飯」、「一杯水」(太二十五35)，但神能把弟兄姐妹甘心樂意的奉獻化為五餅二魚神跡，影響周圍的人。求神恩待我們，讓這股跨文化宣教事奉的動力能繼續下去。也求主幫助我們，將來能透過類似的宣教模式，服侍來自中東的戰爭難民，或羅姆人；即使我們不懂阿拉伯語，也不知道如何服侍羅姆人，但為了能見證神，我們很願意與有經驗的機構配搭，帶動整個教會來事奉，讓神得到榮耀。

(作者為德國柏林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